

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後果顯達

呂僧珍奇相 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河

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東魏孝靖帝時趙郡李椿嘗過元文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崔子二天人 北史

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季儀宿從見者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封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歲每退朝夕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少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李密黑色 唐書

李密字玄邃隋文帝時以陰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遂謝病去

昭遠有貴相 宋史

主昭遠形質魁偉有膂力善騎射太宗時補殿前指揮使初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

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欽若貴相事文類聚

宋王冀公欽若貌踈瘦舉正山野復贅於顯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 怪相

人臣有怪異之貌

共工身面之異 事文類聚

共工氏黃帝時諸侯也人面蛇身朱髮

公孫呂面長三尺 事文類聚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防風身橫九畝 事文類聚

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

南陽王保重八百觔 事文類聚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八百觔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 慮國

深計遠謀衛社稷者

鬬伯比諷楚子成莫敖 左傳

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後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鄂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

韓獻子定遷都 左傳

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祖朝諷論國政 說苑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翼御呼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合者寧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孫臣止魏割地戰國策

魏安釐王時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墜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國夫欲墜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墜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

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昭雅謀立楚王史記

楚懷王說留於秦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存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雅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用其相計而歸其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

莊辛論四子侈靡戰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  
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涕於城陽於是使人發  
驕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  
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  
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  
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  
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  
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  
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頭  
為招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大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鱉鯉仰騁陵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揚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矰磔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天黃  
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  
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  
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筆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  
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墳崑塞之內而授已乎崑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淮北之地

賈誼慮諸侯強大史記

賈誼漢文帝時拜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改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霍去病志滅匈奴前漢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何至學古兵法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主父偃勸帝抑強史記

主父偃漢武帝時為謁者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則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千里地方千里疆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之則逆即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又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其計

袁安憂國流涕事文類聚

袁安漢和帝時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衛瓘撫床晉書

衛瓘字伯玉武帝太康時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聞弱

不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晏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

孔坦折屣冰

晉書

孔坦成帝時遷侍中。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高書。未拜。疾篤。屣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張符進言不納

晉書

前秦主苻堅稱帝時。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

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堅不納。更以慕容暉為尚書。慕容垂為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符堅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父逮于石亂。今燕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填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任履職勢。頗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也。不容嘿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非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繼。尚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

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鍾惡地除專恣晉書

鍾惡地秦主苻堅時為吐谷渾安遠將軍辟奚長史辟奚三弟皆專恣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

程遐慮中山難輔少主晉書

後補石勒時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少勇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幾知兼荷守江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也恐其

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至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達鷹犬之劾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

燕鳳慮王子幼冲北史

燕鳳字子章魏昭成時拜代王左長史使符堅還堅厚加贈遺



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  
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  
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人統之  
兩人素有深讐言其孰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  
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  
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浩止太武遷國北史

崔浩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  
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  
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  
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  
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

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言  
西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  
里之際頃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  
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系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  
塵覆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  
有菜菔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  
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  
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額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  
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粟之來年遂大熟

古弼遠慮北史

古弼少忠謹善騎射魏太武時遷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  
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

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夫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劾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千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

郭子儀諫止遷都 唐書

郭子儀肅宗時拜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程元振懼吐蕃之逼乃說肅宗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皆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

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踐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宜豎旆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遠源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營榛荒寒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饌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漸為狄滅文公廬于替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闡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

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

李泌論和親 唐書

李泌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回紇復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泌曰辱少華等力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剪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當時北虜君長身赴難同擊賊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怪度河入其營所謂屠豕

虎之場也為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哉哉今請和必與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

陸贄勸帝下詔自咎 唐書

陸贄嘗為德宗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上所忌庶幾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柳公綽遺言用瑀 唐書

柳公綽字寬文宗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願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蜀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

桑維翰退不忘國 五代史

桑維翰晉高祖時為樞密使日益見疎出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

合懣死不忘國 金史

阿离合懣景祖第八子也便捷善戰年十八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懣嘗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母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有誤語即晒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离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上哭之慟

王旦退而致恩 宋史

王旦字子明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為大理評事真宗大中祥符初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李沆言主少恐生侈心宋史

李沆真宗時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動足為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韓琦憂國至老 事文類聚

韓魏公宋真宗時為相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羣臣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廢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

范鎮鬚髮為白 宋史

范鎮字景仁仁宗時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車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宰相王安石雖詆之

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性質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惟  
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  
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  
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  
如天何

呂誨請蚤建皇嗣 宋史

呂誨字獻可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後出知江州正疏請蚤建  
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  
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  
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  
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  
秋雨淫地震陰感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說言事露流

傳四方人心駭惑竊覲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鎮為社稷宗廟計  
審擇親賢稽今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  
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  
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

富弼上書 宋史

富弼仁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為帝言災異皆  
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  
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  
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  
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佞  
得志又多出親狎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

日累月所失亦多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  
顛深燭其然無使有悔上然之

杜衍憂國忘家事文類聚

杜正獻公衍宋仁宗朝宰相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某人進用杜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荷國厚德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

呂誨臨終屬光 宋史

呂誨字獻可神宗時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病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垂方安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奈九族之託

何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固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任省之至則日已瞑聞光哭寤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張浚憂瘖 宋史

張浚字德遠進士第高宗時除樞密院編修官後除檢校少傅封和國公紹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張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

濟

呂頤浩會兵討逆 宋史

呂頤浩字元直高宗建炎三年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頤浩乃檄揚惟忠留此以安人心

趙汝愚罷飲 宋史

趙汝愚字子直孝宗時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

同僚會宴汝愚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邪眾為失色而罷

林大中思革弊政 宋史

林大中寧宗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諸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謀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韓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信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畢身而歸矣

廡希憲止 宋史

廡希憲字善甫世祖至一十一年為北京行省平章曰希憲四年五月希憲以疾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



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

## 安國

嘉謨善策安國家也

秦襄以功為諸侯 史記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嫡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興與中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之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

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華元安宋左傳

魯成公十五年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太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栢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及懼栢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阿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出舍于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雖澁閉門登  
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  
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子產為政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  
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  
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必大馬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石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  
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董襲安天太妃之心

吳書

董襲字元代長八尺武力過人漢獻帝時孫策為討虜將軍入  
會稽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  
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  
司馬授兵數千遷陽武都討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捨尋陽伐黃  
祖於江夏策患權年小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  
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  
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  
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

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  
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

王旦留守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徙幸澶州雍王  
元分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  
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  
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  
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旦也

### 安定國本

輔翼儲君以定國本者

張良謀請四皓前漢

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呂后恐要張良  
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皆以上  
嫚媼士效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  
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回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曰臣聞太子  
四人四人至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呂后不悅事叔  
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下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  
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  
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迺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太子遂定是為孝惠帝

周昌不欲廢立 史記

漢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史丹伏青蒲諫 前漢

史丹字君仲元帝即位為附馬都尉侍中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享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留好音樂而定陶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

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上寢疾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大息曰吾日困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半然  
無有此議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  
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  
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羊琇為武帝畫策

晉書

羊琇字稚舒初武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  
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  
為政損益撥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  
與武帝論當時之務及人間可不立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  
定

張泓代太子草對

晉書

張泓武帝時為東宮官惠帝初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  
武帝亦疑焉嘗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不能對  
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  
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  
而大悅太子遂安

卜韓諫曜立胤

晉書

偽趙主劉曜世子胤初遭靳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  
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  
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姿姿貌善  
機對始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趙主聰奇之謂曜曰  
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  
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

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  
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藩國  
也義真既不敵遠追大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  
義真矐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儉為世子儉雖少  
離也難派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  
身齊多力善射曉捷如風雲矐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矐  
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  
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  
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  
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  
何如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  
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

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  
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  
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  
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  
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  
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况  
儲官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  
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矐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  
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  
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道義  
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矐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  
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

徐光奏太子預政 晉書

後趙主石勒第二子宏初為世子勒僭位位為太子虛襟愛士  
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  
將軍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機  
必世勝殘夫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  
雖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  
太子早奉朝政勒納之

高允諫立儲嗣 北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神麀三年為從事中郎領秘書監進爵梁  
城侯後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其儀制帝覽而善  
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  
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

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  
允帛百匹以標忠亮

陸釁定立太子 北史

陸釁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魏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  
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釁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  
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二父之帝  
乃解詔曰釁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釁為太保與太尉源  
賀持節舉白帝壘綬傳位於孝文

魏收言根本不可動搖 北史

魏收字伯起初除太學博士後為太子少傅齊文宣每以酣宴  
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魏收謂楊愔曰古  
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君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宋璟奏安儲君 唐書

宋璟當睿宗立時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

韋安石開悟睿宗 唐書

韋安石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峻邀之振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

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間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鄭元振保護免

張九齡拒讒言安儲位 唐書

張九齡仕唐玄宗時為相諂諂有大臣即當是時玄宗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心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諫廢諸貳 唐書

太子瑛母以倡進善歌舞亦光二王母亦以色選及武惠妃得寵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譖太子于玄宗玄宗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



李何一日棄三子晉獻公惑驪姬讒申生憂死因亂漢武帝  
信江充禍及太子京師喋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  
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  
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  
不廢

李泌諫立廣平王 唐書

李泌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泌至帝以為廣平王行軍司馬  
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  
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李泌安儲 唐書

李泌字長蘅 京兆長安人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子妃蕭  
母郛國公主也坐蠱道 怨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  
入帝數稱 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  
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  
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  
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曰陛下  
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  
兄弟固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三  
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  
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  
且郛國為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

數十意蓋取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鄭綱草詔立儲唐書

鄭綱字文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貞元二十年順宗不豫瘖不能言王叔文與牛美令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克寧請立皇孫金史

金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妃婢從入者多頌喧雜不嚴徒單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敕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不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

然敬憚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誅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宗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乃太子侍讀完顏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呈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責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以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

言惟陛下裁察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張行信乞早定太子 金史

張行信字信甫東海侯時為左諫議大夫宣宗即位改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漢選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宋史

送準太宗法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製衣以示準且曰

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以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廷準飲極醉而罷

王曾白后輔立太子 宋史

王曾字孝先真宗天禧中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加恩

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  
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  
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  
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  
遂不敢去

韓琦定立英宗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仁宗時為宰相請建儲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  
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  
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  
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

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  
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尊養  
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  
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  
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  
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  
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勸立英宗 宋史

司馬光仁宗時直秘閣帝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  
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  
況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  
敢及目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  
今皆有之光退未間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  
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  
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  
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且必入  
英宗遂受命

王珪草詔立英宗

王珪仁宗時為侍讀學士帝欲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王珪曰  
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  
歎曰真學士也

張方平贊立神宗 宋史

張方平為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  
不可辦方平進筆請迺書云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  
必願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  
位

阿魯渾薩理奉寶儲皇 元史

阿魯渾薩理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

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脫脫定皇太弟 元史

脫脫武宗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浸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

孰敢紊其序者我

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

其成憲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臣門

直言

出言不忌直借是非者

子魚勉君省德 左傳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沈尹戌言築城勞民 左傳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臣門

直言

出言不忌直指是非者

子魚勉君省德 左傳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沈尹戌言築城勞民 左傳



魯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晏子喻無死之樂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之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待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因彗星進言史記

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齊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言也

師曠言勞民致說苑

晉平公築鹿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間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鮑叔直對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  
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  
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  
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  
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於一劍非武也姪婦  
不離懷社非文也凡為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  
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

祝簡論一祝不勝萬詛新序

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

邪且齋戒不敬那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先君中行穆  
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  
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  
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  
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  
何罪中行子乃慚

今之對始皇行桀紂之道說苑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  
繼孰是將為之恃士七十餘人未嘗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  
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  
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  
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

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簏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子胥極言吳王非是吳越

吳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六戰於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無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負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

計硯進對越王吳越

越王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敵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令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而有愧色

庸芮直言免殉葬戰國策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樊噲排闥前漢

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適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鄧公開悟景帝前漢

鼂錯為御史大夫景帝時諸侯彊大錯恐其為亂建削其支郡  
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盜素與錯有怨勸帝殺錯以謝吳  
楚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  
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及數  
十歲矣發怒前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皆口不敢復言知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  
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  
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謂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錯父  
公為不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骨肉口多怨公何為也錯曰  
臣也下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  
去公歸矣遂斃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

王章言王鳳專權蔽主前漢

王章為京兆尹成帝時復日蝕章上封事求見果言王鳳專權  
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  
欲遂退

王嘉言不可侯邪佞前漢

王嘉哀帝時為丞相息夫躬孫寵上變事東平王坐誅嘉內疑  
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董賢等嘉固言董賢恭盛寵躬皆傾覆有  
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戴憑諫光武禁將遵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光武時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  
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  
膚受之想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  
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導  
禁錮

爰延直對後漢

爰延字季平漢桓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而稱朕違敬聞闕矣

蔣濟非詔魏書

蔣濟字子通魏文帝時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夏侯尚曰卿腹心

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加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  
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  
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高順言誤不一數魏書

高順漢獻帝時為呂布將母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吾忠臣明  
智者也但慮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  
數也布知其忠不能用

陳泰言當誅賈充魏書

陳泰字玄伯為太常初魏高貴鄉公之弒也賈充成濟刺帝刃  
出于背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  
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

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為吾更思其次秦曰秦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

虞翻招昭斥言吳書

虞翻仕孫權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劉毅以武帝比桓靈西晉書

晉武帝南郊禮畢喟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廩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

有直臣故不同也

明預病諫晉書

苟晞字道將出於孤微懷時位至上將志願驕盈刑政苛虐遼西閔亨以書因諫晞怒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曰閔亨美士奈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閔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而滅天子尚然况人臣乎預明公置怒而思預言晞有慙色

何充不阿晉書

何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我見稱晉元帝時為大將軍王敦掾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

然

黃斌忠直 晉書

張駿字公庭元帝時為涼州牧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燁煌太守

郭舒歷言還地 晉書

郭舒字稚行明帝時王敦以舒監襄陽軍因敦謀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樂凱言於王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而不而大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郭舒曰

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搗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專人私地以強凌弱君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王銓鄙彤 晉書

梁孝王彤字子微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談大變大驚故難銓曰公在此獨爵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驚為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為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輔以衣補憾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封孚以桀紂方超晉書

封孚字慶道慕容寶僭位累遷渤海太守慕容德至莒城孚以  
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濟也及慕容超嗣位政出  
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  
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太慙怒  
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  
元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盧志說張方止焚宮室晉書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大原烈王瓌之子也顥聞王  
峻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荆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  
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鄴令盧志說

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  
止

姚弋仲彊正晉書

姚弋仲事後趙石勒時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及石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  
謂季龍曰柰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乎季龍憚其彊正而不之  
責

徐光言石勒心腹之患晉書

後趙中書令徐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  
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  
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  
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

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英武於陛下無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譙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

臧熹正對南史

臧熹字義和從宋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

肖實無情於樂帝矣曰卿以戲耳

延之醉言無隱南史

顏延之字延年為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宋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婦仰帝常與之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虞原言佛寺有何功德南史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原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

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虞愿諫圍碁南史

宋明帝與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虞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

袁昂言家無少年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問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

柳津直對南史

柳津字元舉梁武帝時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梁武帝召柳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謝舉守正南史

梁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

孝芬辨偽南史

崔孝芬字恭梓明帝時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义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义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